



# “清华学派”



## 终结与新生

○ 本刊记者 关悦

22年前，在纪念朱自清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座谈会上，王瑶教授谈起解放后清华中文系因外力而被取消，禁不住扼腕喟叹：“取消的不是一个系，而是一个学派！”

这是“清华学派”一词第一次被提出。从那时起，“清华学派”作为一个命题、一种现象，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。

上世纪20年代始，有这样一些身影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清华门前：他们或刚刚步下越洋的渡轮，身上犹带着“密斯特”的味道；或长衫负筐，辗转舟车，专为赴这曾为皇家读书地的清华园的邀约。不知不觉间，清华园群贤

毕集，国学院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四大导师先后登台，吴宓、朱自清、冯友兰、叶企孙、陈岱孙等一批名师陆续涌入清华。以此为引，清华园在此后数十年持续集结、孕育出大批英才，在各个学术领域都产生了极为巨大和深远的影响。这种“清华人现象”和背后的原因，长久以来一直为学术界和教育界所津津乐道、热烈探讨。而“清华学派”的出现，似乎为这种现象找到了一个可作为表征的符号。

对于“清华学派”，历来众说纷纭。从文学、史学、哲学等学科角度研究者有之；专志其谱系传承和发展脉络者有之；从精神文化层面探讨者有之；将其内涵扩展开来，延及办学模式和教育理念者亦有之。与此同时，对此提法持质疑和保留态度者亦大有人在。质疑的一个要点就是：这些人在研究领域、思想观点和学说上并无一致之

# 与会通之路



此雕塑名为“科学与艺术”，为雕塑家邹佩珠女士根据其先生李可染教授（已故中国画研究院院长、中国绘画艺术大师）1986年的画作二次创作而成。李教授画作题字“核子重如牛，对撞生新态”，其灵感来自于科学巨匠李政道博士的相对性离子碰撞之原理，以表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理念的共生

处，实在难称其为“学派”，唯一有共同点的，就是这些人都和清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已。

对于“学派”之说是否成立的争论，我们且暂将它搁置一旁。这样的探讨和争鸣，本就是辨明真理、推进研究的必经之径。我们这里所更为看重的，是藉由这些研究和争辩被发掘出来的、蕴藉在这些人身上的学术精神和气质特征。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将其归纳为：“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、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。”而这种“会通”的精神，或许才是这所谓的“清华学派”留给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。

半个世纪前，著名建筑学大师梁思成曾指出，中国近代教育重理轻文之风太盛，导致出现了一大批只懂技术、内心苍白的人——他称之为“半个人”。此虽为数十年前之语，但对照当下人才培养的现状，仍不失其警示意义。

面对这道难题，人们尝试向各个方向寻找答案，而“会通”——抑或今人热议的“通识教育”，无疑是得票率最高的答案之一。

今日的清华，可谓是“会通”教育的大力践行者：重建文科布局、打破文理招生界限、着重文化素质的养成，发挥学科交叉的特色……一砖一瓦间，隐隐文脉，竟又渐呈葳蕤之势。但是，这条路上，依旧有着太多的困难和困惑。那么，前人的成功，是否能给我们多一些力量和启示？

这是我们所期望的。

有源有流、有谱系可查的“清华学派”可能确已终结；但其“会通”的精髓，却似一笔宝藏，将随着我们的探索和发掘重绽光芒。

而这样的探索，将是我们留给后人最好的遗产，和对前人最好的致敬。❏